

# 小泰山上见杨朔

陈文念

清明节，我去看望杨朔先生。早就听人说，他安葬在蓬莱西郊的小泰山上。只是因为路不熟，我一直未能成行。

天，阴沉沉的，天地间雾蒙蒙的，像是飘飞着漫漫的思绪与悲情。我顺着通往小泰山的羊肠小路逶迤西行，渐渐泛绿的东半坡便有杨朔先生在家乡石岛村的坟莹。

雾中崎岖的山路很不好走，我一边爬坡，一边寻找。山上荆棘丛生，我气喘吁吁走到山顶，没有找到。折回来，往北走，继续找寻。一个个坟莹安卧着，像棋盘上的棋子，偶尔有鸟在空中飞过。墓园很寂静，风儿吹过，松树微微颌首，杂树枯草都静默着。

我在坟莹中一排排搜寻着，从山坡找到山根，从山左找到山右，希望看见那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。杨朔先生，您在哪儿？我大喊起来，希望杨朔先生能够听见，我相信他会听见。就在这时，从山的西面走来一位护山人员。我急忙上前打听，他告诉我，杨朔的墓在山的西北角。

我一溜小跑赶到西北角。啊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杨朔先生那温和而亲切的眼神！墓碑上褪了色的照片上，杨朔先生目光透着睿智，透着深情，微微向左上角抬望的眼神，似乎在遥望他可爱的

家乡蓬莱城，似乎在品味着那曾经养育他的仙境神韵；微微挂在嘴角的微笑，仿佛还在沉思着他的散文名篇《蓬莱仙境》《海市》。那静静的文思，那滔滔的诗情，像家乡的镜儿海一样深沉，像大海一样浩瀚。

杨朔先生的墓碑是青灰色的，正面镶嵌着他的免冠照片，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：杨朔，1910—1968，碑的正文写道：“愿家乡的热土温暖着赤子之心，愿儿子的温暖陪伴着母亲。”碑的背面，刻着朱德总司令赠给他的一首诗：“北华收复赖群雄，猛士如云唱大风；自信挥戈能退日，河山依旧战旗红。”

杨朔的墓只是一个不太引起注意的长方形小土堆，微微隆起于树木下面的青草丛中。土堆离地不过两尺，坟上长满了荒草。我被这种伟大的朴素震撼得几乎落泪。我想起了俄国大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托翁的墓就建在远离尘嚣的林荫里，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，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墓碑，也没有墓志铭。作为作家，他们的精神，他们的思想，他们有筋骨、有温度的作品，他们人性的光芒在许多方面是有相通之处的。杨朔的墓幻化成一种高度，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。我对着这种高度鞠躬，对着这种精神鞠躬，对着这种文学信仰鞠躬。

杨朔先生于1968年8月含恨自杀，他生前身后，有过辉煌，也有过非议。他的散文《海市》，被家乡人用宏大的启功字体，铭刻在海市公园的巨大石碑上，成了海市公园的魂魄。眼下，不论是蓬莱人还是外地游客，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学生，只要走进海市公园，只要走到那座巨大的石碑前，都会瞪大眼睛，以仰视敬畏的目光，拜读那方有着杨朔体温、有着杨朔情感的优美文字。

杨朔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人间，穿行在蓬莱阁，穿行于八仙渡的千层涌浪上。每次，我领着外地朋友登上蓬莱阁，客人总想目睹海市蜃楼，遗憾之余，我会向他们背诵《海市》里那意味深长的结尾——

“海市原本是虚幻的，正像清朝一个无名诗人的诗句所说的：‘欲从海上觅仙迹，令人可望不可攀。’你怎么倒能走进海市里去？岂不是笑话！原谅我，朋友，我现在记的并不是那渺渺茫茫的海市，而是一种真实的海市。如果你到我的故乡蓬莱去看海市蜃楼，时令不巧，看不见也不必失望，我倒劝你去看这真实的海市，比起那缥缈的幻景还要新奇，还要有意思得多呢。”

如今蓬莱的风景美轮美奂，比杨朔先生当年的所见更美。墓碑上的杨朔微笑着，听着我诉说。

诗歌港

## 特殊的日子

赖玉华

—

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 
抵达故乡  
杏花带雨一层一层  
剥落，压在心里  
湿漉漉的思念

一团云在天边飘逸  
陪着你我，陪着清明  
一首挽歌，翻来覆去清唱  
在雨季的清明  
情感缕缕排遣

风声、雨声充盈着尘世  
点燃一炷心香  
怀揣一把泥土  
走漏的雨声  
被滚烫的泪水吞没

奔波的路上  
种下先人喜欢的花  
一片素白  
裹紧失忆的大脑  
归途雨声轻拂  
在无尽的虚空中绵延

二

春风吹向清明  
落英、小雨  
浸润着  
故乡的忧郁

此刻，我不想流泪  
不想让你看见我  
更多的悲伤  
我只是默默地为你  
祈祷、焚香  
用大把的纸钱  
为你贫困的岁月补偿  
为你病痛的躯体疗伤

菊花、栀子花、野百合、马蹄莲  
用素雅的白，衬托着  
血浓于水的亲情  
和无法止息的爱

## 清明

邓兆文

在这一天，有人用花  
膝盖和眼泪上坟  
也有人在千里之外  
用目光和笔寄托哀思  
无论怎样  
故去的人都不能再活一次  
而清明依旧是清明  
它只顺从时间  
从不会逆时针旋转  
譬如孝道  
有多种表达方式  
而我更愿意  
在人活着的时候

行走者

# 平遥寻古

刘卫东

“每个人都有个姓氏，都有一个祖先。你是否也想穿越回去，循着祖先的根脉，看看自己生从何来。”这是时长一个半小时的大型情景体验剧《又见平遥》最后一段旁白中的话。在平遥，被繁复和奇特的空间分割搞得“找不着北”的我，听了这段旁白后，瞬间感觉身体和灵魂一起穿越了。我接过小伙计递过来的一碗汾酒，一饮而尽，那一刻顿成剧中人，跟随着山西人特有的粗犷豪放而又细腻缠绵的脚步，在时间和空间里穿行着。

寻一家古朴而典雅的临街小铺坐下。因为是冬日，只有三两个食客。也好，看着街上迈着四方步走过的男男女女，点一碗“看家豆腐”，慢慢品尝。

为什么叫“看家豆腐”？

伙计坐在我对面，给我讲了“看家豆腐”的由来。豆腐的发明者是刘安，刘邦的孙子。他是一位文学家、古琴演奏家、炼丹家。有一次，他母亲因病不能吃整粒的黄豆，他就叫人把整粒的黄豆磨成粉。怕粉太干，就加入水熬成豆乳。又怕味淡，再放些盐卤，从而发明了豆腐。平遥人早已将这种豆腐做得出神入化了，还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“看家豆腐”。你是不是吃出了家的味道？小伙计问。我咽下一口，只觉得口感细腻，滋味绵长，不由得频频点头。

走出店铺，来到南大街，就看到一座宏伟的过街楼。三重檐歇山顶，孔雀

蓝、黄、绿三色琉璃瓦覆顶，并饰琉璃脊饰、宝刹，这就是平遥的地标——市楼。楼顶屋面的彩色琉璃瓦镶成“囍”“寿”图案。它还有一个美称叫“金井楼”，因为楼下的中央路面覆盖着当年的“金井”。我一下子来了兴致。

为什么叫“金井”呢？

我与一位坐在阳光里的老者攀谈起来，老者给我讲了“金井”的故事。相传，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外地人，说有一件东西掉到了井里，自己要下去打捞，就和一位张姓老汉约好：“捞着以后，我伸出手来，你把我拉上来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张老汉就听到水声哗哗，隔了一会儿又听到井里传来嘭嘭马嘶声。张老汉低头一看，只见从井里伸上来一只大如簸箕的绿手，一时吓得浑身发抖，瘫倒在地。不一会儿，这只手不见了，井里什么也没有了。这时，从人群中走出一位儒雅老者，说道：“咱晋中据说有三件大宝，第一件是这眼井里的金马驹，第二件是介休的金车儿，第三件就是灵石的那块‘灵石’。人说这金马驹和金车儿是配套的，平遥的金马驹套上介休的金车儿，才能拉走灵石的那块‘灵石’。大概这个南方人是想盗走金马驹、套走金车儿、拉走灵石，结果把自己喂了金马驹。要不怎么半天也浮不上来？”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雨后雪霁，金井内总有金光放射，辉映市楼，原来井里有一匹金马驹呀！

回味着这个典故，我意犹未尽地来到南大街105号，抬头看见一块硕大的金字门匾“同兴公”，压在心底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疑问，又浮现在心头。

我想知道，赵东家本人连同232名镖师为什么会全部死在途中，而王家血脉得以延续？

辗转千里去沙俄救人的同兴公镖局232名镖师，他们知道自己踏上的是不归路，但仍然大义凛然，慷慨赴死。他们的身上体现着英勇无畏和牺牲奉献的精神，而这种精神源远流长，早就根植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，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。

我抚摸着古城墙上有些风蚀的青灰色的墙砖，好像已经触摸到了镖师那跳动的脉搏。

我一会儿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，一会儿驻足在青砖墙围住的晋商大院，一会儿攀上了青灰色的城墙，一会儿又隐身在漆黑不见五指的空间里……在90分钟的时间里，我步行穿过完全不同的场景。

我想知道，为何是左城隍、右衙署，左文庙、右武庙……

我想知道，城内街道格局为何是“土”字形，整体布局为何遵从八卦方位……

我想知道得太多了。伴随着那震撼人心的最后一段旁白，我缓缓地走完周长6公里多的城墙，走过城墙的72个堞楼、3000个垛口……